

## 我們不同意劉景芳教授的觀點

### ——訪問劉景芳教授後記

冶金系學生 王蘭荪 唐孝祿 虞豪英

一天晚上，我們冶鑄專業二十幾個同學，訪問了劉景芳教授，我們願意把當時情形和我們的意見公佈出來，供大家討論。

#### 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

談話首先自“內行人”治校開始，劉教授說：我現在把內行人的“內”字改成“外”字行不行？請問你們誰是萬能？

劉：腿是作什麼的？

學生：當然是走路了。

劉：眼睛是作什麼用？

學生：那當然是看啦。

劉：那麼讓眼睛走路，腿來看東西行不行？

學生：當然不行。

接着劉教授就講：因為黨委辦校是外行，教授、講師、助教對辦校是內行，所以要各管自己能管的事。黨委只管思想領導，不要領導教學，辦學校交給內行人來辦。我們想，劉教授大概不懂得辯證法。辯證法告訴我們，要聯繫的看問題，把問題孤立起來，正是形而上學的观点，若把眼睛矇起來，腿還能很好的走路嗎？而且拿這些例子來推論黨的領導，合適嗎？大概因為我們都是孩子，所以劉教授才這樣打比喻的吧！

#### 腿有了毛病咋辦？

同學們問：您主張黨在學校只成立黨支部，這樣能保證黨在學校中的領導嗎？劉教授按自己的邏輯推論着：

劉：國家是誰領導的？

學生：當然是共產黨。

劉：高教部政策是誰制訂的？

學生：國家。

劉先生接着說：那就對了。政策是共產黨制訂的，而學校只是執行。好比一個人，腦子決定了，腦子讓腿往那走就往那走。請問劉先生，要是腿有了毛病該怎麼辦呢？這兒要說明，劉先生在開始就聲明了，他論點的三個前提：

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②承認黨的領導，

③承認社會主義。

對比之下，明顯的看出：劉先生雖然口頭上承認黨的領導，實際上不承認黨的具体工作的領導。黨的一切政策都要通過各級黨的

基層組織和黨員來保證和貫徹，沒有這點，就等於把黨的領導駕於騰空。所以我們認為：不承認黨在具体單位和具體工作中的領導與否定黨的領導毫無兩樣，是一脈相通。

#### 標準的教條主義

據院刊所登，劉教授反對教條式的學習蘇聯。但劉教授却教條地為自己論點找依據，他拿出高等學校代表訪問蘇聯的記錄，讓同學們唸了一段：在蘇聯高等學校黨委會是機關支部性質，對教學沒有領導和監督作用……劉先生說：我論點的依據就在這兒。請問蘇聯的情況和我們國家情況一樣嗎？那個文件也講到了在蘇聯，黨員在老教授中佔多數，在學生中佔少數，而我們正相反，黨員在老教授中佔少數，在學生和職員中佔多數。在中國的條件下，高等學校中黨組織不起領導作用，能夠保證黨的領導嗎？

#### 誰是內行人

我們認為，辦社會主義大學，誰都不能誇口是內行。黨員幹部有領導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沒有辦學校領導科學研究的經驗；而教師有教學經驗或一部分教授有辦舊大學的經驗。對教學是內行，對辦學來講就不一定是內行；對辦舊大學是內行，但對辦社會主義大學就不一定是內行。因此，真正辦新大學的“內行人”目前是難找到的。

劉景芳先生說：人民日報所揭發的蔣都文接到匿名信一事，“是自己罵自己，好抬高一步”。

據60.1同學訪問劉景芳先生時，談起了人民日報所揭發蔣都文接到匿名信事，劉先生表示懷疑，他說：“這樣人什麼事干不出來，自己罵自己，好抬高一步。”陳德滋先生接着說：“出名唄！出名唄！”我們真不敢相信這些話竟出自社會主義中國的教師，而且是教授之口，劉、陳兩位先生明明是當面對我們同學講的。我們不能不懷疑劉景芳、陳德滋先生的立場，我們不能不懷疑劉、陳兩位先生對我們所講的言論的用意，在他們的思想深處究竟隱藏些什麼？這是值得深究的。我們怀着敬佩和年青人純潔的熱情去訪問了劉景芳教授，但是劉教授教導我們這麼一番話，我們感到萬分遺憾！

## 我堅決與趙錫霖先生劃清思想界限

高詒善

整風以來絕大多數的同志都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從團結願望出發，對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但是在社會上和我們學院里，却出現了一股歪風。因此，必須明辨是非，使整個運動得以健康發展。目前對於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所進行的反批評，不會影響鳴放；因為團結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上，這基礎就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在五月二十五日我院教授座談會上，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我發言完了以後，趙錫霖先生立即站起來質問：「你是代表黨委會發言嗎？」我回答：「不，代表我自己。」趙說：「把全文登出來！」我說：「當然要登出來。」我要問趙先生為什麼要質問我！他明明知道這個會是黨委召開的，我是一名群眾，他偏偏要問是不是代表黨委會發言。有的同學在會上質問，說趙之所以質問我，是因為我說了對軋四同學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件事要「壓一壓，整一整。」我不知道這句話從何而來，經過調查研究沒有！我說話的意思是贊成同學這樣作，我確也深受感動。我希望同學對一些根本的問題能有一定的看法，不要東風吹來西倒，西風吹來西倒。要使自己經得起考驗，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當日到會的有黨委會負責同志，有我院大多數教授，還有高教部同志，院方有人作記錄，高教部同志也作了記錄。希望

同學了解一下情況。

我在發言中說自己不感覺到黨對自己不信任。我作為一個盟員和教研組主任，沒有起到黨群之間的調節作用，我對學校各方面的工作提了一些意見。我還說拆牆須從兩方面動手，知識分子要加強自我改造。我還說要肯定過去黨委領導所取得的成績，不同意“教授治校”或“民主辦校”等提法。當然過去在這方面工作是有缺點的，那不是黨委領導制所造成的，而是過去黨委沒有能很好發揮教授在學校中的作用。最後我談了對整風運動的三點感想，（請參閱五月廿八日院刊）趙先生質問我，正是因為我說了這樣一些話，把我看成他所謂的“歌功頌德”、“言不由衷”之人。我這樣看有沒有根據呢？請看我發言以後趙先生的發言（請參閱同日的院刊）。應該指出，我對於趙先生的發言很大的一部分不明白，吞吞吐吐，欲說又止。但是以下幾點，我要向趙先生請教。

趙先生說：“鋼院民盟是聽話訓練所”，我認為這是對黨的謾罵。我們不聽共產黨的話又聽誰的話？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願意聽共產黨的話，跟着共產黨走。共產黨並不要我們盲目的聽話，我們有很多反映意見的機會。趙先生說：“民盟組織生活是宗派加教條，大家念念經，給黨委負責統戰的傅君詔同志聽。”這是對全體盟員同志極大的污辱，你

身為鋼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員，有責任領導大家學習，提高認識，作好黨的一方面的助手。在組織生活里“念經”的正是你，而不是別人。你在組織生活里不和大家談真心話，而在盟外却散佈不良的影響，請問盟組織里誰在搞宗派？趙先生說：“有的盟員，大家不願接近，怕匯報。匯報背後談論人，實在無恥，令人討厭”，你身為主任委員，難道把盟的任務忘得一干二淨？民盟中央要我們作好聯繫群眾工作，請問你，聯繫群眾是為了什麼？聯繫群眾就是為幫助黨作好工作，反映群眾的意見，解決群眾的困難，你在組織生活中不也經常談到聯繫群眾的工作作得很不夠嗎？而你的思想深處，是不是把匯報看成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你要在學校里成立普選的最高決策機構的院務委員會，這不是一腳把黨踢開嗎？幾年以來，民盟組織教育同志們要着重解決一個問題：接受黨的領導。請問你是怎樣實踐的？在整個運動中，你讓鋼院放得很不夠，黨委沒有決心改。請問你自己放了些什麼？

趙先生的發言，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喪失了政治立場，請問你是用什麼態度來幫助黨整風的！我堅決與趙先生劃清思想界限。一切企圖利用整風運動妄想孤立黨的人，結果孤立的不是黨，而是他們自己！

## 我們對目前擊退右派分子進攻的態度

北京鋼鐵學院 九三學社籌備小組

1957年6月22日

對於右派分子利用整風機會陰謀散佈反黨反社會的言論，我們表示極大的憤慨；我們堅決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和全院師生員工一起對違反全國人民最高利益的右派分子展開鬥爭。

八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終於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就上，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懂得只有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使中國達到真正的繁榮和富強。因此，九三學社規定了現今的任務就是在科學、文化、衛生工作者中團結一些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貫徹憲法的實施，堅持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做好崗位工作，並幫助社員學習馬列主義，努力進行思想改造，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逐步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

儲安平解放前雖然反對蔣介石，但當時就已經明白表示他是第三條路線自居，實質是資本主義路線。解放後，他鑽入了九三學社（也是民盟盟員），企圖利用民主黨派作為他的政治資本，實現他的個人野心。現在揭發的資料證明，儲安平的思想和企圖違反了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且也違反九三學社的社章。因此，除建議我社中央解除儲安平社內職務並給以處分外，我們還願對本院全體同志表明以下態度。

1. 在這次運動中我們堅決和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因為右派分子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國社會主義拉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使廣大的中國勞動人民將重新回到被奴役的地位，使一切知識分子建設祖國達到真正繁榮富強的希望，將變成泡影。這種企圖是行不通的，我們要堅決跟着中國共產黨走。對這些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我們要予以致命的打擊！

2. 我們堅決擁護黨委治校，即黨委領導學校。鋼院過去幾年各方面工作中的確存在着不少缺點，一方面這和黨內部份同志的“三害”作風有關，另一方面黨外人士未充分積極主動也有一定的責任。但不可否認鋼院幾年來在建校、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及科學研究、思想教育等方面均獲得重大的成就，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是不可能達到這樣成就的。今後我們將盡所知所能，繼續幫助黨整風。

我們要求黨的領導，今後更要加強。在黨委領導下，我們要盡出最大的努力，為办好鋼院而努力，我們願意追隨校內其他民主黨派和全院同志之後，加強馬列主義學習，站穩立場，堅持與右派分子鬥爭到底。

# 劉景芳先生在邏輯上的錯誤

良民

劉景芳先生在批評付君詔同志的官僚主義的時候說：“付君詔同志領導教學教研組，可是往往好幾個月不見您的面，也沒有見您到教學教研組檢查過工作。”在這裡，劉景芳先生批評的完全正確，看來是在爭取教務處的領導，要求教務長們深入到教研組去。但是當付君詔同志參加劉所主持的公共課教研組討論工作量的會議時，（這是很重要的會議，教務長應當參加）劉却反咬一口，說：“既用我，是否信我呢？既賦以職，是否有权呢？既要我干，何必又來監視？”

劉景芳先生啊！你在這些言論里，犯了邏輯上的嚴重錯誤。邏輯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在人們思考問題或發表言論的時候，在同一時間，同一意義下，不能把兩種互相矛盾的問題歸於同一對象，也就是說，對同一問題的答復，不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論斷存在。可是劉景芳先生，一方面批評教務長的官僚主義，幾個月也不到教研組檢查工作；另外却又認為參加你主持的會議是對你的“不信任”，是對你的“監視”。劉景芳先生，這是對同一問題兩種相互矛盾的論斷哪！這種論斷清楚的說明了究竟誰是“一張好嘴”，誰是“兩付面孔”。人們不禁要問：象劉景芳先生這樣以“內行人”著稱，而且西走巴黎的大知識分子，在自己的言論中為什麼會犯邏輯上的錯誤呢？是由于缺乏邏輯的常識呢？還是由于無理取鬧所至呢？我認為這是原因之一，因為王婆罵街的無理取鬧是什麼時候也不會合乎邏輯的。但是，這並不是劉景芳先生犯邏輯錯誤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劉景芳先生對共產黨在鋼院領導權的不滿。是處心積慮地在太陽上找黑點。正由于這樣一個根本原因，就促使劉景芳先生惡毒的諷刺，顛倒是非的咒罵，不能不陷入語無倫次的反邏輯。

## 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

汪棟鈞

劉景芳教授的這些偏見和謬論與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師的身分不相稱的。我是尊敬教師的，但熱愛真理的心，使我不能沉默。

黨教導着我們，愛和憎是有着鮮明的階級性，的脫離了它來談愛和憎，其結果必是：是非不明，故我不分。我們尊敬的是忠心耿耿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人，維護黨的團結與人民團結的人。我們堅決反對那些脫離黨、脫離社會主義的言論。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老師是知識的傳授者，為着我們青年一代的未來，為着用科學來武裝我們的頭腦，他辛勤地勞動着，從青年到老年，我們對於教育我們培養我們的老師是怀着無比的敬意的，不尊敬師長就是不尊敬知識，但尊敬不是盲目的，必須有着鮮明的階級感情。

前幾天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些同學對劉景芳教授的發言作了一些批評；另一些同學反對批評，說是“要尊敬老師，不准侮辱教授”對劉教授的發言可不可以批評？我說是完全可以的。毛主席說，馬列主義都可以批評，難道劉教授的言論就不能批評了嗎？何況劉教授的很多觀點是有錯誤的！假若說批評就是侮辱的話，那麼我不了解這些同學是如何體會的，如何來看待發動群眾對各級黨組織及黨員進行批評的整風運動的。尊師不等於放任與沒有原則，尤其是當明知劉教授的思想方法與言論有錯誤時，若不聞不問袖手旁觀，做學生的于心何忍？這不是在愛護師長，而是對師長不負責任，對社會主義不負責任。即使我們某些批評有不盡善處，但通過爭鳴肯定了他的見解，這也絲毫不損及教授的尊嚴，並且會更多地得到大家的尊敬。我想劉教授一定會為我們對他言論的關懷而感到高興的。

劉教授的兩次發言，當然有不少可取之處，但至少在這幾方面的意見是值得商榷的。

一、劉教授反對黨委治校。他主張把學校交給內行人來辦（內行人指教授、講師與助

教。）這實際上是想取消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權，是錯誤的！不管目前劉教授想盡方法來掩蓋這一錯誤主張，但白紙黑字，有目共睹是賴不掉的。劉教授要老干部班遷出鋼院，並認為這批人是沒有培養前途，這種說法是嚴重錯誤的！

二、劉教授關於黨群關係的發言充滿了對黨委的歪曲與醜化，缺乏與人為善及治病救人的精神。他把鋼院黨的領導說成是以魏景昌為首的主宗官集團，並說成“封建家庭與官僚統治的合一體”，把黨委說得那麼卑賤自私，如：“咱們等級高，本領低……人家咋能服氣，捧幾個聽話的和咱們一齊，好壯壯胆子……”“誰叫咱們自己的高級知識分子太少，也只得暫耐一時，趕快提拔自己人……等他們長大了……那些愛說話愛批評的人犯在我們手里……整他個一命嗚呼，倒也出口悶氣”。這些是善意的批評還是惡意的攻擊與歪曲？事實何在？

劉教授把鋼院形容成一個是非不明，阿諛奉承，追名逐利，暗無天日的罪惡場所，如說：院領導辦學“有私心”“別有企圖”“來此上任作官”“營私舞弊”“以期榮親蔭子”“個人享受”等：把靠近組織，靠近黨的人歪曲成“善于推測意圖，吹拍奉承，看風頭行事者，……如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從中興風作浪，亂報消息，甚而挑撥，打人悶棍，作為個人的政治資本。”劉教授按了這些斷語難道公正，合適嗎？

四、從主觀成見出發，劉先生把的肅反運動說成是主宗官作風突出的表現，當然，劉教授對肅反有特殊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對他的思想批判說成“是有計劃的有領導的對他施行污辱”，這樣歪曲，劉教授還不足，更進一步把肅反運動說成是“祖宗官的領導者，想乘此機會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來個一掃光，重重打上一頓，要他們永遠不敢講話，以便更穩固的當‘官’，實行封建統治，以便作威作福，行兇打人”，肯定的，劉教授說這些話不是無知，是故意污蔑與歪曲，是對黨極端的侮辱。這樣說不行，請劉教授拿出事實來！

上面只是概略地分析了一些劉教授的肺腑之言，不能不使我感到遺憾和失望，也不是措詞不當，心情激動等可以掩蓋過去的，是有着他的思想根源與歷史根源的。劉景芳教授的這些偏見和謬論與一個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師身分不相稱的。我是尊敬老師的，但熱愛真理的心使我不能沉默，當然我僅只是拋磚引玉，希望能多听听大家的意見。

## 共產黨變了嗎！

### ——質問劉景芳先生

張文魁

在黨整風期間，右派分子乘機破壞運動，猖狂地向黨和人民進攻。在他們這一小撮人當中，有的公開露骨的提出反對黨和領導，有的採用了兩面手法：表面上是響應黨的號召，但骨子裏却隱造事實，煽動人民起來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

教學教研組主任劉景芳教授，兩次在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使人很難說他是在誠心誠意的幫助黨整風，而沒有抱任何其它的目的。因為在他的發言中，許多對事實的捏造，對缺點過分誇大，對領導幹部的人身攻擊、謾罵和對黨的污蔑可以說觸目皆是。儘管他在表面上也說一套擁護黨，熱愛黨的話，並且也提到黨在過去的偉大正確等等，但這些却掩蓋不了他發言的本質，只足以說明他的手法更加“高明”，意圖更加惡毒罷了。同志們在這方面已揭發很多，這裡不再贅述，只想舉其發言中的一例來加以分析，從而揭露一下他的真面目。

劉景芳在5月31日教授座談會上說到黨的缺點和錯誤的嚴重性。他認為彭真同志在1952年說：“黨內有20—30%的黨員不夠格，需要加以教育”這段話中提到的那個比例，今天應該倒轉過來了，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有些老黨員進入大城市之後，變質了，“城市化了，腐化了”；另一方面“今天新入黨的和解放前入黨的比率如何？”意思就是說，一方面由於“有些”老黨員腐化變質，另一方面新入黨的同志又有很多“不夠格”（？），因而現在黨內“至少”有“70—80%的黨員是不夠格”的，其中有腐化變質分子，鑽營投機分子和其它的人（這些不是劉先生的原話，但從劉先生發言的許多地方可以看出正是這個意思）

結果如何呢？劉先生沒有說。但我們可以推斷（不是武斷）；既然“大多數”黨員當中，有的已經“變質”，有的根本“不夠格”，黨還如何能領導全國人民呢，人民那里還需要這樣的黨呢？結論就應該是：共產黨可以休矣，應該下台了。

劉先生談的是事實嗎？不，這完全是捏造出來的！

首先，我們說黨內有沒有缺點呢？肯定說是有，確實在黨進入大城市之後，有極少數黨員受不住資產階級的進攻，在糖衣炮彈面前，失去了立場，腐化墮落了，開始追求個人名利享受，象過去的劉青山，張子善等是最嚴重的了。今天黨內還有一小部分同志，雖然沒這麼嚴重，但也存在許多嚴重的缺點，和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有些不相稱了，可是，這在黨內是不是佔多數呢？不是，只是很少一部分，它不能影響黨的性質，其它黨員雖然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點，但並不是象劉先生所說的那樣，都已經腐化、墮落、變質了。誰能沒有缺點呢？但缺點是可以克服的。大多數同志雖有缺點，但還是對黨忠誠的，還是勤勤懇懇的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在奮鬥，他們仍保持黨的艱苦朴素的光榮傳統，並積極的學習和鑽研自己的工作業務，如果沒有這一點，黨又怎能保證自己成為有組織的戰鬥整體，怎能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重担呢？同時，更重要一點，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對黨員的缺點和錯誤是抱著什麼態度呢？大家會看得很清楚，黨對自己成員的缺點，決不是漠不關心的，而是隨時隨地都在教育自己的黨員要加強思想改造，提高認識，正確認識和大力克服自己的缺點。對一些已經腐化變質的分子，則毫不容情的把他們從黨內清洗出去。因為黨知道，只有保持自己組織的純潔，全黨才能牢固的團結在一起，才能發揮集體的威力，因此黨才堅決的、毫不容情的把劉青山、張子善、高崗和饒漱石等從黨內清洗出去。雖然他們過去都立過汗馬功勞，對革命有過貢獻，但今天他們脫離了人民，在人民面前犯了罪，黨就不能允許他們繼續留在黨內，這不是很明顯的說明黨的利己只是服從人民的利益的嗎？對其他同志的缺點錯誤不是也通過黨內的整風，經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之克服嗎？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如果上面劉先生所引的彭真的報告是真實的話，不正是針對這種事實而說的嗎？有少數同志還需要加強教育，這不是正符合上述的情況嗎？這不也正說明黨並不諱病忌醫，而是勇于揭發和積極克服自己的缺點嗎？令人意想不到的居然有人利用彭真同志的報告來歪曲黨，污蔑黨，蒙蔽群眾，以達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另外，照劉景芳發言的意思看來，好象是因為解放以後大批人參加了黨，黨在數量上擴大了，因而在質量上不能保證了。好象很多人（在他看來是新參加黨的大多數）都是抱著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混入”黨內的（這在劉先生談到肅反問題和他對積極分子的看法時都談到過）。這是對黨的組織路線的徹頭徹尾的污蔑，也是對新黨員的絕大的污蔑和侮辱（這是真正的侮辱）。解放後大批積極分子參加了黨是非常好的現象，這給黨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生力量，使黨更加富有生命力。如果沒有新生力量補充，黨就會衰老，就不能在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繼續保持領導作用，發揮巨大的威力。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可是劉先生竟認為新黨員多了，把黨搞糟了，這不是污蔑是什麼？

新黨員是那里來的呢？解放後入黨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在歷次的政治鬥爭中，在生產戰線上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是人民當中經過考驗的優秀分子，他們都是忠心耿耿的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這又有什么不好呢。當然在他們身上還存在一些舊的思想意識，需要教育克服。但由於劉先生對積極分子首先抱有錯誤的看法，因而在此問題上引出了反動的結論。

總的來說，劉先生覺得在全國解放後，中國共產黨已經變了，在劉先生眼中已大不如前了。劉先生表示他過去是“擁護”黨，“熱愛”黨的，曾有過“不入黨則已，入必入共產黨”之雄心。今天怎樣呢？劉先生沒明白表示出來，但如果從劉先生整個發言中得出“今天共產黨已經變質了，不能領導國家和人民了，因而應當從領導者的‘寶座’上請下來的結論，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同志們！同學們！象上述這種思想言論，如果要分類的話，應該分到那一類中去呢？請大家公斷吧！

# 略論社會主義教育

## ——兼評“內行人”辦校說

仇春霖

### (一) 教育是什麼

教育是一種社會現象。在階級社會中，教育不是一種自發的過程，而是一種有一定目的有一定計劃的活動過程；它隨着一個歷史階段到另一個歷史階段不斷地發展着，不斷地改變着自己的性質、內容、方法和組織；它執行着社會的政治任務，而成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教育是有階級性的，教育不是超然於政治之外的東西，是從屬於政治而為政治服務的。

然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們，則是用虛偽和欺騙來掩飾資產階級學校與教育底階級性，來掩飾資產階級學校與教育同資產階級底政治聯繫。

杜威本着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哲學思想，演化成為資本主義統治服務的所謂“教育無目的論”，正是為了要掩蔽教育底階級性的反動的教育理論。杜威在“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中寫道：“教育即生長，除本身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其實，杜威並沒有藏得住他的狐狸尾巴。他在極力宣傳學校對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巨大作用時說：“學校是第一工具——初步基本的工具，最能預料結果的工具，任何一個社會集團所認為寶貴的東西，以及所致力追求的目的，都靠着這種工具之助得到傳播，而引伸到個人的意識、觀察、判斷和意表之中。”這里杜威把資本主義學校與教育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目的，說得再露骨也沒有了。由此可見，“教育無目的論”乃謊言耳！

與資產階級學者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公開承認教育的階級性，並尖銳地揭露了教育可超然政治的謬論。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學校，列寧幾次鄭重地指出教育與現實生活、教育與黨和蘇維埃國家政策底聯繫。列寧嚴正地指明：“我們說：我們在教

育方面的事業，也是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奮鬥。”“我們公開地宣佈，在生活以外政治以外的教育，就是虛偽，就是欺騙。

綜上所說，教育的性質總是隨着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總是和社會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在階級社會中，教育具有階級性；在社會歷史的變遷中，教育也表現着階級的鬥爭。

### (二) 社會主義教育底性質

社會主義教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強有力的武器。

蘇聯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也根本地改變了教育底性質，使它第一次變為勞動人民自己所有，為工農勞動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服務。

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我國的教育事業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它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武器；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幹部；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教育青年一代樹立社會主義思想，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它成為人民自己的教育，為人民服務。

基於社會主義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性質，社會主義教育底目的是為祖國培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一定的科學文化教養和體魄健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覺的積極的建設者和捍衛者。這個目的，正是反映了我們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的。

為此，社會主義學校，必須給學生以全面發展的教育。

所謂全面發展的教育，即給學生進行智、德、體的教育。智育是要以系統的科學知識、技能（把科學知識運用於實踐的能力）、技巧武裝學生；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使他們認識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明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方向；並發展學生的認識能力與創造能力。德育是要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對青年的腐蝕。體育是要鍛鍊學生的體質，訓練學生的衛生習慣和意志品質。這也就是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指出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毋庸諱言，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教育底目的，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學校必須要有共產黨組織的領導，必須要有堅持執行社會主義教育原則和進行周密的組織工作的堅強的領導骨幹。

教學與教育（狹義地指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社會主義學校的不可分割的統一的原則。社會主義學校不但是要教“書”，而且是要教“人”；社會主義學校不僅是“學府”，而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思想陣地。所以對學校的組織領導工作，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

### (三) “內行人”治校之實質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教育任務的完成，去年冬季我院實行了“黨委制”，即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學校的一切重大問題，校黨委先進行研究，提出建議，然後提交有關行政會議討論並作出決定，由院長負責貫徹執行，院長對學校工作負有組織領導責任。這一制度的實施，既可加強黨對學校的領導，又可發揚民主；並能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正確貫徹，按

(下轉第四版)

## 從“不許侮辱教授”說起

政治教研組 余沈陽

“不許侮辱教授”這個好象振振有詞的標題，最近出現在好幾張大字報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大鳴大放中侮辱了教授呢？仔細一看，原來在爭鳴中，某些人對某教授的發言和意見提出了批評，這些批評，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批評帶有某些片面性，有的提出單純的反問等。但所有這些情況能認為是對教授的一種侮辱嗎？我看不能，只能說有些人批評得不準確，帶有一定的片面性，或者對待問題的爭論，採取了過於簡單的形式。必須把某些帶有片面的批評同對教授的人身攻擊、惡毒謾罵區別開來。同一種情況我們是不同意的，前一種情況在爭鳴中是難以完全避免的。

我認為，對於任何一個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老師，對於他們的勞動、業務專長和教學成績等，都應當得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共產黨的道德起碼的一種表現。但是，不能將業務能力同政治觀點混淆起來，業務能力強的老師不一定他的政治觀點都對，正如政治觀點基本上正確的人不一定業務能力很好一樣。（當然也有二者都很好的老師）。

我認為，對於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包括公開的和骨里暗藏的），不管這些言行是從學者、老師、職工或學生中來的，都應當給予批評和反擊。因為，如果右派言論還在許多人思想中佔領導地盤，就不可能幫助黨把風整好，就會從根本上動搖我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心。

據我了解，目前在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中，有一些人把尊師問題和思想鬥爭問題對立起來，似乎對某某教授提出激烈的批評就不是尊重老師或不尊重教授的一種表現，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在於：把不同的性質的問題混同起來，業務能力、工作成績和政治觀點到底不是一回事，甚至有人別，把維護個別教授的言論比起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看得更加重要些。他們忘記了古希臘偉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至今對我們還非常適當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其實，在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中，老師批評學生是通常之事，學生批評老師何嘗不是普通的事情，師範大學的陶大鵬教授是名學者，北京市司法局的樓邦彥付局長也是著名的法學家，最近他們就受到他們親手培養出來的學生的批判，這是由於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很多地方離開了社會主義。這里請不要誤會，我不是鼓

動同學們向教授開火，我的意思是：誰的言論和行動離開了社會主義，不管他是老師、職工或者同學，大家都應該批評，當然要說理的批評，反對亂扣帽子，但是，不應把某些帶有片面性的批評當作侮辱老師的一種表現。

## 對劉景芳教授發言的意見

工藝系學生 邱殿生

院刊“59”期和“68”期上，我拜讀了劉景芳教授的發言，有些意見提出來向劉景芳教授請教。

### 一、“內行人”治校

劉教授是主張“內行人”治校的，也就是學校應該交給教授、講師、助教來辦，不管這些人是黨員還是非黨員，因為這些人過去只有權參加“施工”，而無權參加“設計”……

那麼我要向劉先生請教：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我們的建設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而作為這樣的國家和建設事業的領導力量是共產黨，這是由歷史發展所決定的，也是由憲法規定了的。那麼我要問，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教育事業，到底應該由誰來領導呢？黨在高等學校的地位如何呢？照您所指的“內行人”，莫非就是一些教授、講師、助教嗎？共產黨員能在學校中建立支部嗎？它的任務只能是監督和輔助各種工作的實施和完成嗎？照您這樣說又怎能保證黨的領導呢？因此我感覺在治校這樣一個問題上，您是企圖否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

我是堅決擁護黨委制的，因為這樣一個制度是優越的。過去所以出了一些偏差和缺點，不是在於制度本身，而是在於對制度的運用和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不夠。因此我們現在不是否認它，踢開它，而是改進它，維護它。所以我堅決支持很多人提出的，如何改進黨委工作作風和充分發揚民主的建議。

### 二、肅反問題

鋼院的肅反反對劉教授的說就是：“主宗官”的領導者想借此機會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來個一掃光或重重地打上一頓，要他們永遠不敢講話，以便更穩固的當“官”，實行封建統治，以便作威作福，行兇打人，使群眾永不敢言……。因此劉教授最後的結論是：肅反後人們更加憤慨，但不敢言。

誠然，鋼院的肅反工作是存在着缺點和錯誤的，這就表現在：方式有些粗暴，思想批判面過寬，善後工作處理的不當，因而肅反運動中

所形成的副作用，在一個時期內沒有消除，這些都是事實。所以黨現在開始整風的時候，對過去斗錯的人，進行公開的道歉和承認錯誤，同時在相應的場合下，恢復其名譽。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以上這些，就否認了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我們鋼院不但肅出了五個反革命分子，並且還搞清了一百多人的重大歷史問題，同時通過肅反運動，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揭發和檢舉的材料有四千多件（材料發出後有的已起了作用。）難道這些都不是事實嗎？只要是事實的話，就不是鋼院的“主宗官”們為所欲為的收效，更不是“一掃光”的結果，而是通過群眾性的肅反運動所得到的偉大成績。

因此，我認為劉先生在這一點上是歪曲了事實的，未免作的有些太過份了。如果真正誠心幫助黨整風的話，就不是抓住一點，否定一切，更不是把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缺點，推論成整個黨的漆黑一團，否則使我很難理解到劉先生是從“團結——批評——團結”這樣一個願望出發幫黨整風的。

另外我對劉先生最後給肅反下的結論也是不能同意的。劉先生所指的肅反後人們更加憤慨，到底指的是那些人呢？我相信您不是指的熱愛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人民吧！因為肅反運動，使社會秩序更加穩定，幸福生活得到保證，人民是拍手稱快的，而除了他們還有誰呢？這個問題到值得深思。

### 三、什麼態度

劉教授認為鋼院以魏景昌為首的領導幹部，自覺地形成了“主宗官”集團，這是給黨委領導集體扣的帽子；而對黨委的領導幹部，則罵張文奇是“官象”，傅君詔的“嘴臉”，還罵蘇聯專家為“洋大人”。劉教授這樣的態度又怎能說服我們這些幼稚學生不懷疑您是在進行人身攻擊呢！又怎能說明您是在幫黨整風呢！劉教授對“幹部班”的態度是要求取消，這難道是抱着解決問題的態度嗎？劉先生是抱着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態度嗎？這些言論和提倡所謂“內行人”辦校，反對黨領導高等學校的言論聯繫起來，劉先生的立場是很明顯的。

身為教授的劉景芳先生，給您的學生們樹立了這樣一個“榜樣”，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認為劉先生的發言失去了正常狀態，因而也是我們所不能同情的。

作為一個學生，我要求老師們給我們樹立一個優秀的榜樣，從“團結、批評、團結”的願望出發幫黨整風，對同志採取治病救人的態度，而不是謾罵、攻擊，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

### 看儲安平發言的本質

机二 汪秀武 尤文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从目前揭露的一些右派言论来看，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那就是：开始先否定成绩，扩大缺点，把共产党及其事业描述得“漆黑一团”；接着把三害根源归之于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既然共产党把天下搞得“一团糟”，而祸根又在于共产党，当然只有让共产党“下台”了。儲安平的发言，正是上述的一种典型，只不过是隐蔽一些罢了。

#### 一、關於“党天下”

儲安平說“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作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我們不知道做过多年新闻工作，嗅觉灵敏的儲安平先生是不是这几年来双目失明了，还是另有意图？！否则，为什么这样一笔抹杀了几年来很多党员和群众团结一起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创造的巨大功绩；抹杀了大多数党员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好工作的的事实呢？

有人說：“人家是給党提意見，所以沒談成績，是不是否定”。按我們看来，既然很多党员沒有作好工作，那末就應該是几年来我們党领导的工作很多都沒做好，做好的就仅仅是部分工作，这样当然就談不上成績是主要的了。这难道是事实嗎？这难道不是抹杀成績嗎？至于“全国范围内，不論大小单位，甚至一科一組，都要按上一个党员作头兒……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是一种荒謬絕極的胡說。

第一、它不符合事实。这里姑且不說工厂、机关里的情况（最近报載許多非党人士发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就从本院来看：全院有几个系主任是党员，有几个教研組主任、組長是党员，只要粗略的計算一下就会发现所謂“党天下”的根据是多么荒謬。

第二、它不面对事实。我們都知道，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具体的体现在每个共产党员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決議，即根据党的指示，結合具体情况，通过說服教育办法，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自己的行动指南，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設得更好。因此要肯定党的领导，就必须应空肯有党员参与各方面的工作，不然就是空的。然，在保証党的领导的同时，並不排斥非党人士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如现在在十五位非党员部長，更多的非党员付部長、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如此說来，怎么說是“党天下”呢？

从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偉大的党，她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执行人民的意志，每个党员都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員而不是“老爷”，虽然某些党员身上还存在着缺点和毛病，但絕大多數的党员是勤勤恳恳，忠誠負責的在为人民工作着，几年来，我們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方面所取得历史空前的胜利，与党员在各项工作上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作为身兼数职，又任光明日报总編輯儲安平——这样一个高級知識分子，怎么看不见这一点，而对党员参与各項领导工作表现出这么深的仇視和厌恶呢？至于說什么很多党员不称职等等，只要看看几年来所获得的成績，就不难得出客觀的正确的結論。

第三、它歪曲了事实。就連三岁稚童都知道，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她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一定要問目前是誰的“天下”，那末他会告訴你是人民的“天下”

儲又說：“现在国务院的付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沒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这一問題，我們認為最近报刊上发表許多民主党派負責人士的言論中，作了确切的解答。譬如，程潛在中革中央小組扩大會議上的发言中，分析民主党派的作用时談到：“我們各民主党派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一定的群众的合理利益和正当要求，我們参与国家方針政策的制定，反映这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就能够使国家的政策方針免于失之偏頗，……民主党派各代表一定阶层阶级，这是中国历史形式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我們就代表这么多，也只能代表这么多。我們在这里开会，觉得自己的群众蛮多，但出了会场，下工厂，去农村，就知道自己代表的范围究属有限，一个代表有限范围群众的政党，要把全部国家事务领导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打麻将可以四人輪流做庄，政治领导断然不能如此，假如讓我們的民革登台，試問：我們有沒有本事发动群众来搞土改，搞三反、五反，搞鎮反……搞工业建設，搞宪法？肯定的說是不行的”。又如龔祥瑞电法学界人士的座談会上，对儲安平的謬論作了分析。他說：“儲安平把欧美式的多党制的界限混淆起来。欧美式的多党制，他們組織政党，从事政党斗争，目的是为了做官，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爭奪职位”。儲安平居然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国家高級领导机关中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混淆起来了！

这些分析很明显的告訴我們，儲安平发言的實質，不是在全图夺取党的领导权嗎？否則，又該如何理解呢？

#### 二、三害根源問題

本来这一点並不成为問題，现在所以成为問題，是由于右派分子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上作文章。他們異口同声的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党委领导的結果！儲安平也不例外，他說：“我認为这个党

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又說：“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对老和尚沒有提意見。我現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請教……”。

这里，他的意思很明显的“党天下”是遍及全国性的問題，“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源，上自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如此。这就是儲安平的荒謬言論的本意。

我們認為宗派主义是一些共产党员沒有被克服和改造的錯誤思想的反映，具体的說是某些党员殘存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組織生活上的錯誤傾向。共产党一向与这些錯誤思想作斗争的（过去历史証明这一点）。但这几年来由于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某些党员滋長了自滿情緒，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唯我独尊，工作上不認真的与群众商量，与党外人士商量，甚致发展到个别党员在执行干部政策、工資政策上也有宗派情緒。也正是为了这些，这次党的整风才把宗派主义列为三害之一。如此說来，宗派主义在共产党内从来也是不合法的，它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線、民主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那怎么能够說“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專政”是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呢？如果要找根源，應該說是由于某些党员存在的旧思想、旧意識沒有改造好，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而不是来自工人阶级思想，它与工人阶级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說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党天下”，显然是極其錯誤的。

遺憾的是，在我們同学之間，也有些人把个别党员身上存在的缺点和錯誤的根源，与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了。这样就难免会受右派言論的欺騙。

#### 三、儲安平發言的本質

按照儲安平的邏輯，既然宗派主义来自共产党。因而他的发言中也就不能不提出他的愿望：“党的力量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發揮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怎么尊重党外人士地位，……在政治上怎么更寬容……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这里他的发言虽然含蓄，但与他发言前一部分中所提出的“交椅”問題，还是前后呼应的。

儲安平过去罵国民党时也是提出“家天下”，今天对共产党的意見在用意上、本質上毫无二致。因此我們說儲安平的言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人說：“儲安平的发言仅是有些偏差，詞句不当，居心不一定那么坏”，甚至引用儲发言中“解放后，知識分子都热烈的拥护党……”等等。我們認為，这些同志如果不是由于思想上共鳴的話，那末多半是被右派分子的狡辯面目所蒙蔽。誰都知道看問題要抓本質，不然就会被表面現象欺騙。聊齋故事“画皮”不是生动的說明了这一点嗎？我們希望还没有看清儲安平的发言的本質的同志，看看这段“画皮”的故事，或許对你会有帮助的。

(上接第三版)

照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培养出合乎“規格”的人材。

然而，有人却反对党委制，企图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而倡导所謂“內行人”办校，即教授、講師、助教治校。

当然，我們不反对真正的內行人治校，內行人治校是好事，这样更能順利地完成党和国家負予学校的任务。但是，此內行人非彼“內行人”也。此內行人乃是办社会主义教育的內行人，他們明确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針和指示，执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並能够組織领导一切积极力量为办好社会主义学校而努力；而非指教書者即为內行人。認为凡是能教書的人就能办社会主义教育，那是无稽之談。当然，既懂业务而又能坚持执行社会主义教育原則的人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我想这定是党和群众所欢迎的。同时，党也一再強調，要求我們党的干部，應該积极鑽研业务，这样才能更順利地办好社会主义教育。

教育与教書总究是兩回事（当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懂得某一門專業的人，他能講授这門專業；然而，社会主义学校並不是几門專業教育的簡單总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也不只是“教学”，如前所述，它担负有更重大的政治使命。“內行人”办校說者之幼稚无知，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办社会主义教育的“外行人”；他們不懂得教育是从属于政治的，不懂得社会主义教育底性質，不了解社会主义教育的

具体内容和社会主义学校的具体任务。

然而應該看到，有些“內行人”办校說者是了解教育与政治底联系的。刘景芳先生在教授座談会上不是說过“教育是为阶级服务的，是政治的工具”嘛！他之所以又提倡所謂“內行人”办校，那是別有用意的。內行人”办校說者企图蒙蔽群众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認識，排除党在学校中的领导，然后“內行人”則爬上“太师椅子”，当“皇帝”。这便是提倡“內行人”办校的幕内把戏。

不是嗎？其实这一点刘景芳先生在兩次发言中都明显地“漏底”了。刘景芳先生为了排除党的领导搬用了兩套策略：首先是謾罵和污蔑党的組織和党委领导干部，以使他們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刘景芳先生污蔑党的干部“不但不是官，而且是祖宗”，党的組織則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一体”，是魏景昌为首的领导干部們自觉形成的“祖宗官集团”；这样还不过癮，刘景芳还逐个地辱罵和醜化了党委领导干部：魏景昌“驕傲自滿兼自私，拒忠言于千里，引魍魎为知己，自吹自擂……个人享受，营私舞弊，一心只想出人头地”；張文奇的“官象”是“一張好嘴，兩副面孔，对上对下，态度不同，这是十足的‘小官兒’的作风”；傅君詔的“嘴臉”在刘景芳先生笔下宣佈了四条“罪狀”，王慕林“蠻橫粗暴”，林楠“只坐在党部等人去朝拜”；而其他党员呢，“城市化了！腐化了！把旧的面目失去了！”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不够格的”。不仅如此，过分的是刘景芳先生还把鋼鉄学院的人划为三类，污蔑热爱党的积极分子“吹拍奉承，

看风头行事”，是“一堆搖旗呐喊的嘍囉，……是“輔助別人作皇帝的乱臣賊子”。

通过謾罵和污蔑，刘景芳先生妄想使鋼鉄学院的党組織和党委們完全丧失威信，在群众中无立足之地，最后只有走路。

第二步咋办？刘景芳也安排好了：“把学校交給內行人办”，院長亦須“在学术界有相当地位”。如是，“內行人”便夺取了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

看，这就是“內行人”办校的實質！其实，刘景芳先生的目的何止是要取消鋼鉄学院中党的领导作用！他还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党对学校的领导，以企图取消党对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领导。当然，失去了共产党的领导，焉能实现社会主义教育底目的！那么蹈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便是“內行人”办校的发展前景。

不容分辯，学校中党的领导决不能被削弱，更不能被取消！否則将会断送年輕一代的命运，将会阻碍国家社会主义建設。自然，至于学校领导工作采取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內行人”的算盤打錯了！社会的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所約制的。在无产阶级專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企图篡夺党在教育事业方面的领导权，那是夢想！

偉大的劳动人民和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們不会寬恕野心家！祖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将会繼續蓬勃发展！